

新編諸子集成

新語

校注

中華書局

新編諸子集成

新語校注

王利器撰

中華書局

前言

元人胡助陸賈贊寫道：

乃公天下，馬上得之；每奏新語，輒爲解頤。縱橫餘風，遊說奇術，臣服尉佗，交歡平、勃。^{〔二〕}

於陸賈行事之可考見者，作了全面的肯定。在胡助之前，楊雄法言淵騫篇寫道：

言辭：婁敬、陸賈。

李軌注：「陸賈說尉佗爲漢臣，又作新語，高祖善之。」漢書刑法志寫道：

漢興，高祖躬神武之材，行寬仁之厚，總擊英雄，以誅秦、項；任蕭、曹之文，用良、平之謀，聘陸、酈之辯，明叔孫通之儀，文武相配，大略舉焉。

又陸賈傳贊寫道：

陸賈位止大夫，致仕諸呂，不受憂責，從容平、勃之間，附會將相，以彊社稷，身名俱榮，其最優乎！

又叙傳上載班固答賓戲寫道：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广告宣传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近者，陸子優繇，新語以興。〔三〕

又叙傳下寫道：

賈作行人，百越來賓。從容風議，博我以文。

師古注引李奇曰：「作新語也。」王充論衡書解篇寫道：

高祖既得天下，馬上之計未敗，陸賈造新語，高祖粗納采。呂氏橫逆，劉氏將傾，非陸賈之策，帝室不寧。蓋材知無不能，在所遭遇；遇亂則知有功，有起則以其材著書者也。

文選陸士衡漢高祖功臣頌寫道：

相國鄼文終侯蕭何，……太中大夫楚陸賈，……右三十一人，與定天下，安社稷者也。頌曰：……抑抑陸生，知言之貫，往制勁越，來訪皇漢。附會平、勃，夷凶翦亂，所謂伊人，邦家之彥。

師古注：「漢書：『武詔曰：詩云：九變復貫，知言之選。』應劭曰：『言變政復禮，合於先王舊貫。選，善也。』」又潘安仁西征賦寫道：

陸賈之優游宴喜。

舉以與蕭、曹、魏、邴之相，辛、李、衛、霍之將，以及蘇武、張騫、金日磾、司馬長卿、王

子淵、楊子雲、司馬遷、劉子政、劉子駿、趙廣漢、張敞、王遵、王章、王駿、于定國、張釋之、汲長孺、鄭當時、終軍、賈誼等相提並論。又寫道：

或從容附會，望表知裏。

李善注：「謂陸賈也。」司馬貞史記索隱陸賈傳述贊寫道：

陸賈使越，尉佗懾怖。相說國安，書成主悟。

如上所述，陸賈之於漢家，風雲際會，有「定天下，安社稷」之功，然而位不過太中大夫，始終沒有列入功臣名次，如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漢高作十八侯位次，以及漢高時候百四十七人，高后時十二人，孝文時十人，都未得廁身其間，難道亦如李少卿所說的「漢亦負德」嗎？嘗試思之，陸賈於漢王則爲客，繼於諸呂時即致仕，史、漢所表功臣，都以軍功論，而陸賈無軍功，與賈合傳之酈食其，史記載：「高祖舉列侯功臣，思酈食其，食其子疥，數將兵，功未當侯，上以其父故，封疥爲高梁侯。」漢書張良傳：「漢六年，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鬥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這都是無軍功不當侯之的證。還有一事，和陸賈更爲有關的，就是「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項王至，……漢遣陸賈說項王請太公。項王弗聽。漢王復使侯公往說項王，項王乃與漢約：中

分天下，割鴻溝以西者爲漢，鴻溝而東者爲楚。項王許之，即歸漢王父母妻子。軍皆呼萬歲。漢王乃封侯公爲平國君^{〔四〕}。說項王歸太公、呂后，陸生說弗聽，而侯公說許之，相形見絀。事非軍功，然而，侯公因此得封平國君，而陸賈恐因此而終身難封了。考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諸以客從而受封的，計有：呂澤、呂釋之、蕭何、王陵、張蒼、林執^{〔五〕}、高邑、任敖、冷耳、劉襄等十人；與陸賈合傳之酈食其，亦以客從，說齊歷下，齊以爲賣己，把他鼎烹了，及漢定天下，猶封其子爲高梁侯。陸賈亦以客從，而未見封，何也？原來春秋、戰國以還，養客之風盛行，呂氏春秋觀世篇寫道：「越石父曰：『夫子禮之，敢不敬從。』晏子遂以爲客。俗人有功則德，德則驕。今晏子功免人於阨矣，而反屈下之，其去俗亦遠矣。」高誘注：「客，敬。」這件事又見於史記管晏列傳、晏子春秋雜上、新序節士篇，「客」都作「上客」。史記孫子傳：「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爲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輜車中，坐爲計謀。」又樂毅傳：「於是爲魏昭王使於燕，燕王以客禮待之，樂毅辭讓，遂委質爲臣，燕昭王以爲亞卿。」由於客之出現，於是相應而出現了客籍，戰國策楚策寫道：「汗明見春申君，……春申君曰：『善。』召門吏爲汗先

生著客籍，五日一見。」著客籍，明其非委質爲臣者比，故燕昭王先以客禮待樂毅，之後，樂毅乃委質爲臣。所謂客，其身份蓋在師友之間，僅有主客之誼，而無君臣之分。呂氏春秋舉難篇寫道：「魏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桓公也。」又察賢篇寫道：「魏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禮段干木，國治身逸。」一則曰敬，再則曰禮，俱謂視爲上客，這就是高誘以敬釋客之故了。漢書枚乘傳：「乘久爲上國大賓，與美俊並游。」這更是陸賈致仕後游漢廷公卿間的寫照。陸賈蓋初以客從漢高，平天下而無軍功，其後，奉使南越，歸拜太中大夫，始登仕籍。呂太后用事，致仕家居，以此游公卿間。文帝時又爲太中大夫，往使尉佗，令去黃屋稱制，比於諸侯。陸賈兩使南越，俱爲太中大夫。案續漢書百官志二，光祿大夫本注：「凡大夫、議郎，皆掌顧問應對，無常事，唯詔命所使。」這當是併下文太中大夫而言。陸賈兩使南越，先者後拜太中大夫，後者先爲太中大夫，即太中大夫掌應對，唯詔命所使之證也。詩經鄘風定之方中毛傳言「九能之士」寫道：「故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爲大夫。」漢書藝文志詩賦略寫道：「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與圖事，故可以爲列大夫

也。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蓋古者誦詩三百，足以專對，登高能賦，謂壇坫之上，折衝尊俎之間，能賦詩以明志，故可以爲大夫。漢以太中大夫爲應對使者，蓋亦本之古義，與毛傳合，正義乃謂：「升高有所見，能爲詩，賦其形狀，鋪陳其事勢也。」若如所言，則與山川能說，有何區別？有以知其不然也。

新語，漢書藝文志未著錄，而諸子略儒家有陸賈二十三篇，我認爲新語當在其中。兵書略兵權謀家，漢書藝文志著錄「十三家二百五十九篇」，本注：「省伊尹、太公、管子、孫卿子、鶡冠子、蘇子、蒯通、陸賈、淮南王三百五十九種，出司馬法人禮也。」班志本七略成書，七略兩載者，班志省之，因而有所出入。劉奉世謂「種」當作「篇」，是。七略兩載，班志既省之，又復詳其出入，這都是爲了明辨學術流別。兵權謀家所省之陸賈，謂出之兵權謀而人之儒家，則所省的當爲十一篇；省併後之陸賈二十三篇，既有新語，又有陸賈兵法_六，單不足以舉，故統謂之陸賈。漢志儒家又有劉敬三篇，劉敬亦嘗奉使匈奴，結和親約。又詩賦略陸賈賦之屬有朱建賦二篇。漢書以酈食其、陸賈、朱建、婁敬_七合傳，雖本之史記之以酈、陸合傳，然而又有新的內容了。史記酈生陸賈傳贊寫道：「余讀陸生新語十二篇，固當世之辯士。」世或以此

少之。今案：漢書酈陸劉叔孫傳贊也道：「高祖以征伐定天下，而縉紳之徒，騁其知辯，並成大業。」顏師古注：「縉紳，儒者之服也。」則謂陸賈諸人以儒者而從事辯說，這是戰國百家爭鳴的流風餘韻，孟子自稱：「予豈好辯哉！」史記鄒陽傳上書自明寫道：「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九又寫道：「挾伊、管之辯。」文選李蕭遠運命論寫道：「以仲尼之辯也，而言不行於定、哀。」然則所謂聖賢豪傑之士，也還是好辯嘛，辯那裏可以「少之」？何況辯也有所分辨呢！

漢書藝文志詩賦略著錄：屈原賦之屬二十家三百六十一篇，陸賈賦之屬二十一家二百七十四篇，荀卿賦之屬二十五家百三十六篇，雜賦之屬十二家二百三十篇。陸賈賦之屬，著錄陸賈賦三篇，若枚皋、朱建、莊忽奇、嚴助、朱買臣、劉辟疆^(一〇)、司馬遷、嬰齊、臣說、臣吾、蘇季、蕭望之、徐明、李息、淮陽憲王、楊雄、馮商、杜參、張豐、朱宇之屬屬之，而以陸賈為初祖。論衡書解篇寫道：「漢世文章之徒，陸賈、司馬遷、劉子政、楊子雲，其材能若奇，其稱不由己。」文心雕龍詮賦篇寫道：「秦世不文，頗有雜賦，漢初詞人，順流而作，陸賈扣其端，賈誼振其緒。」又才略篇寫道：「漢室陸賈，首發奇采，賦孟春而進新語^(一一)，其辨之富矣。」蓋陸賈賦之屬，是以說辭為宗，和縱橫家言頗為相似。漢書楊雄傳載雄解嘲寫道：「雄以為賦者將以風也，必

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閔侈鉅衍，競於使人不能加也，既乃歸之於正，然覽者已過矣。」^(二二)又司馬相如傳贊載楊雄之言有道：「靡麗之賦，勸百而風一，猶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楊雄賦是列於陸賈賦之屬的，陸賈賦如今是見不到了，然而，從陸賈新語的習用儷詞韻語^(二三)，以及楊雄之一再強調「麗靡」，結合起來看，則於陸賈賦之爲賦思過半矣。

班固答賓戲寫道：

近者，陸子優遊，新語以興。董生下帷，發藻儒林。劉向司籍，辨章舊聞。楊雄覃思，法言太玄。皆及時君之門闈，究先聖之壺奧，婆娑乎術藝之場，休息乎篇籍之囿，以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乎聖德，烈炳乎後人，斯非亞與！

班固言西漢學術，是把陸賈和董仲舒、劉向、楊雄相提並論的。王充論衡案書篇寫道：

新語陸賈所造，蓋董仲舒相被服焉，皆言君臣政治得失。言可采行，事美足觀，鴻知所言，參貳經傳，雖古聖之言，不能過增。陸生之言，未見遺闕，而仲舒之言雩祭可以應天，土龍可以致雨，頗難曉也。

王充者，「冠倫大才」^(二四)，謝夷吾薦王充寫道：「充之天才，非學所加，雖前世孟軻、

孫卿，近漢楊雄、劉向、司馬遷，不能過也。」^{〔二五〕}作問孔、刺孟諸篇，歷詆古今，不稍假借，而獨於陸賈推許備至，至謂「雖古聖之言，不能過增」。今陸賈書不可得窺全豹矣，就是從現存的新語加以考察，而知王充之言，不是言過其實。新語道基篇寫道：「後世衰廢，於是後聖乃定五經，明六藝。」又寫道：「聖人防亂以經藝。」又術事篇寫道：「校修五經之本末。」又懷慮篇寫道：「世人不學詩、書，行仁義，尊聖人之道，極經義之深。」又本行篇寫道：「表定六藝，以重儒術。」他鼓吹儒家經藝，想以此潤色鴻業，但又不像董仲舒那樣，暖姝於一先生之言，定儒術於一尊，有礙百家爭鳴，有礙學術思想的正常發展。他在術事篇寫道：「書不必起仲尼之門。」陸賈其人，漢志人之儒家，而對於儒家的「尊師仲尼」^{〔二六〕}，竟如此大放厥詞，肆言無忌。陸賈認爲制事之道，「因世而權行」^{〔二七〕}，儒家也不過是九流之一家而已。王充指出董仲舒被服新語，謂「陸賈之言，未見遺闕，而仲舒之言雩祭可以應天，土龍可以致雨，頗難曉也」，於董仲舒頗有微辭，豈非以其把陰陽五行之說附會於儒家，如漢志所云「儒者之辟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嗎？陸賈之學，蓋出於荀子。鹽鐵論毀學篇：「李斯與包邱子俱事荀卿。」漢書楚元王交傳：「交與申公受詩浮邱伯。伯者，孫卿門人也。」孫卿即荀卿，浮邱伯即包邱子。蓋荀卿適楚，因家蘭陵。陸賈，楚人

也，與浮邱同時相善，因而聞風相悅，私淑（二）相聞，這是意料中事。因之，陸賈在新語資質篇寫道：「鮑丘之德行，非不高於李斯、趙高也，然伏隱於蒿廬之下，而不錄於世，利口之臣害之也。」鮑丘即包邱子，蓋陸賈與鮑丘游，因以得聞荀子之說於鮑丘，故其書有不少可以印證荀子之處。術事篇寫道：「善言古者合之於今，能述遠者考之於近。」此即本之荀子性惡篇：「善言古者必有節於今。」節猶驗也，漢書董仲舒傳作「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說本王引之。同篇又寫道：「世俗以爲自古而傳之者爲重，以今之作者爲輕，淡於所見，甘於所聞。」此即荀子法後王之說也。荀子不苟篇寫道：「百王之道，後王是也。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又非相篇寫道：「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後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猶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又儒效篇寫道：「法後王，一制度，隆禮義而殺詩、書。」又王制篇寫道：「王者之制，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後王。道過三代謂之蕩，法貳後王謂之不雅。」法後王這一命題，實爲社會發展的真諦、文學遺產的精華。司馬遷於史記六國年表寫道：「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學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者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不敢道，此與以耳食無異，悲夫！」陸生在明誠篇寫道：「堯、舜不易日月

而興，桀、紂不易星辰而亡，天道不改而人道易也。」此本之荀子天論，天論篇寫道：「天行有常，不爲堯存，不爲桀亡。」又寫道：「治亂天耶？」曰：「日月星辰瑞曆，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時也。」這是偶合嗎？不是的，由於陸賈之於荀子，耳濡目染已久，從而借書於手，那就不啻若自其口出了。荀子還是穀梁先師，戴彥升陸子新語序寫道：

本書凡兩引穀梁傳，至德篇末「故春秋穀（下缺）」，似引傳說魯莊公事而缺其文。考漢書儒林傳：「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邱伯，受詩。」又云：「申公以詩、春秋授，而瑕邱江公盡能傳之。」又云：「瑕邱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于魯申公。」楚元王交傳：「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同受詩于浮邱伯。伯者，孫卿門人也。」夫穀梁家始自江公，而江公受之申公，申公受之浮邱伯，浮邱伯爲孫卿門人，今荀子禮論、大略二篇具穀梁義，則荀卿穀梁之初祖也。荀卿晚廢居楚，陸生楚人，故聞穀梁義歟？鹽鐵論：「包邱子與李斯俱事荀卿。」本書資賢（一九篇）：「鮑邱之德行，非不高於李斯、趙高也，然伏隱於蒿廬之下，而不錄於世。」鮑邱即包邱子，即浮邱伯也。楚元王傳注：「服虔曰：『浮邱伯，秦時儒生。』」陸生蓋嘗與浮邱伯游，故稱其德行，或即受其穀梁學歟？辨惑篇說夾谷之會事，與穀梁定十年傳大同。至德篇說齊桓

公遣高子立僖公事，本穀梁閔二年傳。懷慮篇言魯莊公不能存立子糾，亦本穀梁莊九年傳。可徵陸生乃穀梁家矣。故所述楚漢春秋，向、歆人之春秋家。但輔政篇說鄭儋歸魯，至德篇說臧孫辰請羅，明誠篇說衛侯之弟鱄出奔晉，今穀梁傳無此義。道基篇所引傳曰：「仁者以治親，義者以利尊。」今穀梁傳亦無此二語。彥升案：穀梁之著竹帛，雖不知何時，而出自後師。陸生乃親受之浮邱伯者，實穀梁先師。古經師率皆口學，容有不同，如劉子政說穀梁義，亦有今傳所無者，可證也。或乃以穀梁傳爲賈所不及見，既昧乎授受之原，且亦不檢今傳文矣。本傳言「時時前說稱詩、書」，而本書多說春秋，穀梁微學，藉以存焉。論語、孝經亦頗見引，蓋所謂「游文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二〇)者，生書有以當之。

今案：戴氏之言是也。其揭櫫陸氏爲穀梁學，尤微至。現在還可以補一事，以證成其說。道基篇寫道：「伯姬以義建至貞。」又寫道：「美女以貞顯其行。」伯姬事見穀梁傳襄公三十年，傳曰：「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火而死。婦人以貞爲行者也」云云。這是陸賈用穀梁

義。又明誠篇寫道：「聖人察物，無所遺失，上及星辰日月，下至鳥獸草木昆蟲，□□鷓之退飛，治五石之所隕，所以不失纖微。」尋穀梁春秋僖公十六年：「六鷓退飛。」傳曰：「子曰：『石，無知之物，故日之。鷓，微有知之物，故月之。君子之於物，無所苟而已。石、鷓猶且盡其辭，而況於人乎？』」這也是用穀梁義。這些都足以證明穀梁未立學之前，民間早已傳授其書，而陸賈特其佼佼者耳。黃震道：「漢初諸儒，未有賈比。」^{〔三二〕}當趙政焚書坑儒之餘，劉邦不重儒生溺儒冠之際，而陸賈進新語，每奏一篇，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後來過魯，又以太牢祠孔子^{〔三三〕}，以詩經爲訓以教的申公，「以弟子從師人見高祖於魯南宮」^{〔三四〕}。漢高對儒家的態度，前後判若兩人，陸生時時前稱說詩、書，無疑會或多或少發生一些影響的。古文苑卷十載漢高祖手敕太子文寫道：「吾遭亂世，當秦禁學，自喜，謂讀書無益。洎踐祚以來，時方省書，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漢高自道其昨非今是之所得，則陸賈啟沃之功，不啻若自其口出矣。黃震道：「賈庶幾以道事君者。」^{〔三五〕}今從新語一書去考察，陸賈者，蓋兼儒、道二家，而爲漢代學術思想導乎先路者也。陸賈傳穀梁，私淑荀子，然於學術不專主孔氏，前舉「書不必起於仲尼之門」一語，即其明證。故其書於輔政之後，即進說無爲。他寫道：「無爲者乃有爲者也。」大倡清靜無

爲之治。其精義所在，就是要求：人君在上而無爲，百官在下而有爲。蓋爲政之要，人不侵官，官不離局，陳力就列，各守其職，自然家給人足，安居樂業，垂拱無爲而天下治矣。姜宸英黃老論寫道：

漢自曹參爲齊相，奉蓋公，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其後相漢，遂遵其術，以治天下，一時上下化之。及於再世，文帝爲天子，竇太后爲天下母，一切所以爲治，無不本於黃老，故其效至於移風易俗，民氣素朴，海內刑措；而石奮、汲黯、直不疑、司馬談、田叔、王生、樂鉅公、劉辟彊父子之徒，所以修身齊家，治官蒞民者，非黃老，無法也。（二五）

案：姜氏之言亦既有倫有脊矣，惜其不賅不備，僅及西京而止，不足以全面地考見黃老之學在兩漢之影響於政治生活和人民願望各方面，今試爲充其類而言之。漢書藝文志諸子略道家有老成子十八篇，元和姓纂三十二皓：「老成子，賢人，裔孫老成方，仕宋爲大夫，著書十篇，言黃老之道。」又云：「老城氏，或爲考城氏。考城子，古賢人也，著書述黃老之道。列子有考城子，幼學於尹先生。」案：今本列子周穆王篇作老成子。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慎到、田駢、接子、環淵，皆學黃老道德之術。」荀子解蔽篇注：「慎子本黃老，歸刑名，多明不尚賢不使能之道。」史記老子韓

非列傳：「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又曰：「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名家：「尹文子十篇。」容齋續筆十四引劉歆曰：「其學本於黃、老。」又小說家：「宋子十八篇。」本注：「孫卿道宋子，其言黃、老意。」案：荀子正論篇引子宋子。太平御覽五一〇引嵇康高士傳：「河上公，不知何許人也……安丘先生等從之，修其黃、老業。」漢書楚元王傳：「劉德修黃、老術。」史記田叔傳：「叔學黃、老術於樂巨公。」漢書田叔傳作樂鉅公，太平御覽五〇七引皇甫士安高士傳同。史記樂毅傳：「樂氏之族有樂臣公，善修黃帝、老子之言，顯聞於齊，稱賢師。」集解：「臣一作巨。」太平御覽五〇一引道學傳亦作樂臣公。作臣者，巨字形近而誤。史記曹相國世家：「聞膠西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又見漢書曹參傳及前漢紀五。史記陳丞相世家贊：「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又見漢書陳平傳。前漢紀九：「直不疑，南陽人也，好黃、老術，隱名迹。」史記、漢書直不疑傳都作「學老子言」。史記、漢書鼂錯傳：「鄧先子章，以修黃、老言，顯於諸公間。」史記、漢書張釋之傳：「王生者，善爲黃、老言。」又見前漢紀八及太平御覽五〇七引皇甫士安高士傳。史記汲黯傳：「黯學黃、老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漢書汲黯傳無「理」字。史記、漢書鄭當時傳：「當時好黃、老言。」史記太

史公自序集解：「徐廣曰：『儒林傳曰：黃生好黃、老之術。』今史、漢儒林傳俱無此文。漢書司馬遷傳：『司馬談習道論於黃子。』傳贊：『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後漢書班彪傳：『其略論曰：遷之所記，……其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注：『遷叙傳曰：『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此謂崇黃、老也。』漢書楊王孫傳：『楊王孫者，孝武時人也，學黃、老之術。』又見華陽國志十下漢中士女。史記日者列傳褚先生曰：『夫司馬季主者，楚賢大夫，游學長安，道易經，術黃帝、老子，博聞遠見。』太平御覽六六六引抱朴子：『安丘望之字仲都，京兆長陵人也，修尚黃、老，漢成帝重其道德，帝宗師之。』後漢書蔡邕傳：『六世祖勳，好黃、老，平帝時爲郿令，……不仕新室。』又桓帝紀：『祠黃、老於濯龍宮。』又襄楷傳：『又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又循吏王渙傳：『延熹中，桓帝事黃、老道。』後漢紀一：『任光好黃、老，爲人純厚。』後漢書任昉傳：『昉少好黃、老，清靜寡欲。』又鄭均傳：『均少好黃、老。』又見東觀漢記十八。後漢書楊厚傳：『厚修黃、老，教授門生，上名錄者三千餘人。』又樊準傳：『父端，好黃、老言，清潔少欲。』又光武十王傳：『楚王英晚節更喜黃、老學，爲浮屠齋戒祭祀。……詔報曰：『楚王誦黃、老微言，尚浮屠之仁祠。』』又皇甫嵩傳：『鉅鹿張角，自稱大賢良師，奉事黃、老道。』又劉表傳注引零陵

先賢傳：「劉先字始宗，博學強記，尤好黃、老言。」又方術折像傳：「像好黃、老言。」又逸民矯慎傳：「慎少好黃、老。」又見皇甫謐高士傳下。通前後兩漢統計共得三十事，至文帝母子好黃、老之記載見於本紀、志、傳者，尤爲數見不鮮，不及一一列舉。而史僅載辟彊之子劉德修黃、老術，不言辟彊也修黃、老術，姜氏乃以父子相提並論，真可謂鹵莽滅裂了。論衡自然篇寫道：「問曰：『人生於天地，天地無爲；人稟天性者，亦當無爲；而有爲，何也？』」曰：「至德純渥之人，稟天氣多，故能則天，自然無爲；稟氣薄少，不遵道德，不似天地，故曰不肖。不肖者，不似也。不似天地，不類聖賢，故有爲也。天地爲鑪，造化爲工，稟氣不一，安能皆賢？賢之純者，黃、老是也。黃者，黃帝也；老者，老子也。黃、老之操，身中恬澹，其治無用；正身共己，而陰陽自和；無心於爲，而物自化；無意於生，而物自成。」又對作篇寫道：「衛驂乘者，越職而呼車，惻怛發心，恐上之危也。」夫論說者，閔世憂俗，與衛驂乘者同一心矣。愁精神而幽魂魄，動胸中之靜氣，賊年損壽，無益於性，禍重於顏回，違黃、老之教，非人所貪，不得已，故爲論衡，文露而旨直，辭姦而情實。」由此看來，則王充之被服黃、老，可謂至矣盡矣。在那時，稱黃、老之術爲黃、老道，稱其書爲黃老經^(二七)，天下滔滔，一時風靡，因之，後來以「道濟天下之溺」自任的韓愈，一再驚歎

「黃、老於漢」^{二二〇}。姜宸英之文於是論其所以又寫道：

蓋漢當秦焚書之後，詩、書放失，其一時之人，心志耳目，蕩焉無所寄，而黃、老之教，不言而躬行，縉紳先生之所以口傳而心授者，所在皆是，則乘其隙而用之，以施於極亂思治之後，故其致理之盛，幾及於古淳之風。

我認爲還可以作進一步的探索。蓋圓顛方趾之倫，林林總總，莫不以安居樂業爲嚮，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馴至老死不相往來，因而小國寡民的思想深中人心，這就是黃、老清靜無爲之治之所以能在泱泱中華傳之歷世而不衰的要害所在。南史隱逸褚伯玉傳寫道：「孔、老教俗爲本。……道出於華，豈非華風本善耶？」從適合國情、深中人心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所以能一針見血、一語道破了。蓋內聖外王^{二二一}之道，亦儒亦道之教，這是中國二千年來封建統治階級治國平天下之所倚爲左右手者也。陸賈既繼輔政之後，進說無爲，也就是開宗明義之旨，又於思務篇稱引老子，則陸賈於時代薰陶之中，師友哺育之下，他之受黃、老之道的影響，不是顯而易見的吗？

史通雜說上寫道：

劉氏初興，書唯陸賈而已，子長述楚、漢之事，譬夫行不由徑，出不由戶，未之聞

也。

我在作楚漢春秋鈎沈過程中，認識到司馬遷之纂修太史公書〔三〇〕，實以此書爲第一手材料之一。文選劉子駿移書讓太常博士注：「楚漢春秋曰：『漢已定天下，論羣臣破敵禽將，活死不哀，絳灌、樊噲是也。功成名立，臣爲爪牙，世世相屬，百世無邪，絳侯周勃是也。』」然〔三一〕絳灌自一人，非絳侯與灌嬰。」尋漢書禮樂志：「至文帝時，賈誼……迺草具其儀，天子說焉；而大臣絳灌之屬害之，故其議遂寢。」注：「師古曰：『舊說以爲絳謂絳侯周勃也，灌謂灌嬰也；而楚漢春秋高祖之臣，別有絳灌，疑昧之文，不可明也。』」又陳平傳「漢王聞之，愈益幸平，遂與東伐項王，至彭城，爲楚所敗，引師而還，收散兵，至滎陽，以平爲亞將，屬韓王信，軍廣武。絳灌等或讒平曰」云云，注：「師古曰：『舊說云：絳，絳侯周勃也；灌，灌嬰也。而楚漢春秋高祖之臣，別有絳灌，疑昧之文，不可據也。』」今案：周勃之封絳侯，是以「從高祖擊燕王臧荼，破之易下，所將卒當馳道爲多」〔三二〕，而絳灌讒平之日，周勃尚未封侯，則絳灌實別一人，何疑昧之有？況鑄一詞而一稱侯一稱姓，也未免太彘扭了。元和姓纂八四絳：「絳，絳縣老人之後。」絳縣老人見左傳襄公三十年。廣韻四絳：「絳，又姓。」則絳之爲姓，文獻足徵，惜姓纂、廣韻都沒有引此爲證。而章定名賢氏族言行

類稿四二乃云：「絳，晉人絳縣老氏之後。」竟以「絳縣老人」誤爲「絳縣老氏」，等之自鄙，可以無譏矣。由絳灌一事觀之，則楚漢春秋一書還可以訂正史、漢的缺誤。後漢書班彪傳寫道：「漢興，定天下，太中大夫陸賈記錄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尋史記項羽本紀：「漢遣陸賈說項王請太公，項王弗聽。漢王復使侯公往說項王，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者爲漢，鴻溝而東者爲楚。項王許之，即歸漢王父母妻子。軍皆呼萬歲。漢王乃封侯公爲平國君。」正義：「楚漢春秋云：『上欲封之，乃肯見，曰：此天下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平國君。』」按：說歸太公、呂后，能和平邦國。」說項王歸太公、呂后事，陸賈實在有辱君命。現在雖然僅見侯公說項王一節，必然是陸賈無功，才命侯公復往而踵成之。則陸賈之記此事，必然要詳其本末，可以想見，當其秉筆直書之時，必然不會爲己之失敗而掩飾，則其史德，亦足以風人矣。因之，我在校注新語之餘，又把楚漢春秋作爲附錄，以爲尚論古人之一助。

本書以浮溪精舍刻宋翔鳳校本爲底本，校以明李廷梧刻本、子彙本、程榮刻漢魏叢書本、兩京遺編本、天一閣刻本、清王謨刻漢魏叢書本及唐晏注本、傅增湘校本，又明人選刻之諸子折衷、諸子彙函、諸子拔萃、漢魏別解、百子金丹等，亦頗采獲及之。

一九八三年八月十日江津王利器識於北京西便門小區爭朝夕齋，時將有成都之行。

〔一〕純白齋稿卷十九古賢贊。

〔二〕又見文選卷四十五，「繇」作「游」，字同。

〔三〕文選卷四十一李少卿答蘇武書。

〔四〕史記項羽本紀。

〔五〕「執」，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作「摯」，古通。

〔六〕姑從兵權謀著錄之孫子兵法之例名之。

〔七〕即劉敬。

〔八〕孟子滕文公下。

〔九〕又見文選卷三十九鄒陽於獄中上書自明。

〔一〇〕「疆」，當作「彊」。

〔一一〕「進新語」，原作「選典誥」，今從孫詒讓說校改。

〔一二〕文選解嘲文末不載此文。

〔一三〕如至德、資質等篇。

〔四〕抱朴子喻蔽。

〔五〕後漢書謝夷吾傳注引謝承書。

〔六〕漢書藝文志語。

〔七〕術事篇。

〔八〕孟子離婁下。

〔九〕「賢」，當作「質」。

〔一〇〕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儒家。

〔一一〕黃氏日抄卷四十六。

〔一二〕史記孔子世家、漢書高帝紀。

〔一三〕史記儒林傳。

〔一四〕黃氏日抄卷四十八。

〔一五〕湛園未定稿卷一。

〔一六〕詳說苑善說篇桓司馬條。

〔一七〕太平御覽卷六百六十八引黃老經。

〔一八〕韓愈讀荀子及原道皆有「黃、老於漢」語。

〔一九〕莊子天下篇。

〔三〇〕史記本名太史公書。

〔三一〕文選注率以「然」作「然則」用。

〔三二〕史記絳侯周勃世家。

目錄

前言

卷上

道基第一

.....

一

術事第二

.....

四三

輔政第三

.....

五八

無爲第四

.....

六八

辨惑第五

.....

八二

慎微第六

.....

一〇一

卷下

資質第七

.....

一一四

至德第八

.....

一三〇

懷慮第九	……	一四四
本行第十	……	一五九
明誠第十一	……	一七〇
思務第十二	……	一八二
附錄一 新語佚文	……	一九六
附錄二 楚漢春秋佚文	……	二〇二
附錄三 書錄	……	二一一
附錄四 史記漢書陸賈傳合注	……	二五五

新語校注卷上

江津王利器學

道基〔一〕第一

〔一〕黃震曰：「道基言天地既位，而列聖制作之功。」戴彥升曰：「道基篇原本天地，歷叙先聖，終論仁義。知伯杖威任力而亡，秦二世尚刑而亡，語在其中，蓋即面折高帝語，退而奏之，故爲第一篇也。」唐晏曰：「此篇歷叙前古帝王，而總之以仁義。」器案：本書慎微篇：「夫大道履之而行，則無不能，故謂之道。」論衡本性篇引陸賈曰：「天地生人也，以禮義之性；人能察己所以受命則順，順之謂道。」意謂順應自然之道也。此文言道基，義亦相會。

傳曰〔二〕：「天生萬物，以地養之，聖人成之。」〔三〕功德〔四〕參合四，而道術〔五〕生焉。

〔二〕器案：周禮夏官訓方氏職：「誦四方之傳道。」鄭玄注：「傳道，世世所傳說往古之事也。」莊子盜跖篇：「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也。」荀子非相篇：「而況於十世之傳也。」楊倞注：「傳，傳聞也。」凡古書言「傳曰」者有二端：一則傳其言，如此文所引「傳曰」云云是；一則傳其事，如史記伯夷列傳：「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索隱：「案其傳，蓋韓詩

外傳及呂氏春秋也。」然則「傳曰」云云者，其文獻蓋大半俱足徵矣。

〔二〕器案：荀子富國篇：「故曰：『天地生之，聖人成之。』此之謂也。」楊倞注：「古者有此語，引以明之也。」荀子與陸賈俱引是文，蓋皆有所本也。

〔三〕功德，文選班孟堅西都賦：「功德著乎祖宗。」李善注：「漢書景帝詔曰：『歌者所以發德，舞者所以立功。』」功謂功業，德謂德化。

〔四〕參合，荀子天論篇：「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楊倞注：「人能治天時地財而用之，則是參乎天地。」此文參合，亦謂聖人之功德與天地參也。

〔五〕道術，莊子天下篇言「古之所謂道術」，「道術將爲天下裂」，呂氏春秋執一篇言田駢以道術說齊王，又誣徒篇言道術之大行，由於師之善教，道術之廢，由於師之不善處。高誘誣徒篇注云：「術，道也。」然則單舉之曰道，兼舉之則曰道術也。賈子新書有道術篇，其文有曰：「曰：數聞道之名矣，而未知其實也，請問道者何謂也？」對曰：道者所從接物也，其本者謂之虛，其末者謂之術；虛者言其精微也，平素而無設施也；術也者，所從制物也，動靜之數也；凡此皆道也。」諸言道術，各有所指，蓋諸子百家各思以其道易天下，其所謂道，皆道其所謂道也。

故曰〔一〕：張〔二〕日月，列星辰，序四時〔三〕，調陰陽，布氣〔四〕治性〔五〕，次置五行，春生

夏長，秋收冬藏^(六)，陽生^(七)雷電，陰成霜雪，養育羣生^(八)，一茂一亡^(九)，潤之以風雨^(一〇)，曝之以日光^(一一)，溫之以節氣，降之以殞霜^(一二)，位之以衆星，制之以斗衡^(一三)，苞之以六合，羅之以紀綱^(一四)，改之以災變^(一五)，告之以禎祥^(一六)，動之以生殺，悟之以文章^(一七)。

〔一〕故曰，史記天官書：「故曰：雖有明天子，必視營惑所在。」索隱：「此據春秋緯文耀鉤，故言故曰。」又魏世家：「故曰：君終無適子，其國可破也。」索隱：「此蓋古人之言及俗語，故云故曰。」又蒙恬傳：「臣故曰：過可振而諫可覺也。」索隱：「此故曰者，必先志有此言，而蒙恬引之以成說也，今不知出何書耳。」又太史公自序：「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索隱：「故曰：聖人不朽，至因者君之綱，此出鬼谷子，遷引之以成其章，故稱故曰也。」尋呂氏春秋君守篇：「故曰：中欲不出謂之扃，外欲不入謂之閉。」淮南子主術篇、文子上仁篇均有其文，此司馬貞所謂「古人之言」是也。文選枚叔七發：「故曰：發蒙解惑，不足以言也。」李善注：「素問：黃帝曰：發蒙解惑，未足以論也。」又劉越石勸進表：「故曰：喪君有君，羣臣輯睦，好我者勸，惡我者懼。」注：「左傳僖十五年：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此又注家直舉古人之言以證成之者。本書諸言故曰者，大半當作如是解，然亦有就上文而推言之者，如此文是也。尋淮南子泰族篇：「天設日月，列星辰，調陰陽，張四時。」淮南與陸氏此文，當出一源，惜尚未能探明耳。

〔二〕張，張設，與陳列義近。千字文「辰宿列張」，本此。特此爲對文，彼則聯舉耳。

〔三〕序四時，謂春夏秋冬四時代序也。史記太史公自序：「序四時之大順。」

〔四〕易林一坤之乾：「谷風布氣，萬物出生。萌庶長養，華葉茂成。」文選陸士衡演連珠：「日薄星迴，穹天所以紀物；山盈川沖，方土所以播氣。」李善注：「鄭玄考工記注：播，散也。」播氣，即布氣也。

〔五〕治性，本書懷慮篇：「養氣治性。」文同而義別，彼謂人之性，此謂物之性也。治物之性者，順應萬物自然之性，即下文所謂「不奪物性」也。

〔六〕淮南本經篇：「四時者，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取予有節，出入有量（從王念孫校），開闔張歛，不失其叙，喜怒剛柔，不離其理。」史記太史公自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

〔七〕意林二引「生」作「出」。

〔八〕淮南子原道篇：「泰古二皇，得道之柄，立於中央，神與化游，以撫四方。……其德優天地而和陰陽，節四時而調五行，响諭覆育，萬物羣生。」可與本文互參。高誘彼注云：「五行，金、木、水、火、土也。育，長也。」

〔九〕一茂一亡，文廷式曰：「『茂』當作『存』，草書『存』作『茂』，故譌爲『茂』矣。」器案：「茂」疑當作「有」，穀梁傳昭公十六年：「一有一亡曰有。」有，茂音近之誤。

〔二〇〕易繫辭上：「潤之以風雨。」尋禮記樂記：「奮之以風雨。」正義：「萬物得風雨奮迅而出也。」義與此相輔相成。

〔二一〕「曝」，唐本作「暴」，曝，俗別字。孟子滕文公上：「秋陽以暴之。」趙岐注：「秋陽，周之秋，夏之五六月，盛陽也。」淮南子泰族篇：「日以暴之，夜以息之。」

〔二二〕殞霜，春秋僖公三十三年：「隕霜不殺草。」穀梁傳同，公羊傳作「賁霜」，漢書五行志上：「誅罰絕理，厥災水，其水也而殺人，以隕霜。」又云：「隕霜殺穀。」又中之下：「隕霜殺叔草。」隕、賁、殞音義俱同，然陸氏傳穀梁，則「殞」或當作「隕」也。

〔二三〕廣雅釋天：「北斗七星……五爲衡。」

〔二四〕白虎通三綱六紀篇：「三綱者，何謂也？謂君臣、父子、夫婦也。六紀者，謂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故含文嘉曰：「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又曰：「敬諸父兄，六紀道行，諸舅有義，族人有序，昆弟有親，師長有尊，朋友有舊。」何謂綱紀？綱者，張也；紀者，理也。大者爲綱，小者爲紀，所以張理上下，整齊人道也。人皆懷五常之性，有親愛之心，是以綱紀爲化，若羅網之有紀綱，而萬目張也。」詩云：「亶亶文王，綱紀四方。」

〔二五〕春秋繁露必仁且知篇：「災者，天之譴也；異者，天之威也；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凡災異之本，盡生於國家之失，天出災異以譴告之，譴告之不知變，乃見怪異以驚駭之，尚不知畏恐，其殆咎乃至，以此見天意之仁而不欲害人也。」語又見漢書董仲舒傳。災異，即災變也。